



列子
下卷二

921
4上





南南云以下之
各論言而不
盡蓋謂天
命焉亦可乎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之二

庸齊林

希逸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
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
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
名矣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

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

名乃若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

若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

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題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

此題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

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

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

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

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

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

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亟為皆矯其君

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歛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
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
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
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
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下轉謂名皆偽也實德者則不近名怒
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

乃借堯舜東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
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
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
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一孩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亟明晝
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
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

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
取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
偶王非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
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異
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取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
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
介焉至微者也言人所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
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
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
衣也違違汲汲也倘倘俵俵也汲汲以競虛譽
俵俵而避是非與囚桎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
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
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
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

其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
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
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
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
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
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
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

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
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取謂孔聖盜跖同
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
當生奚遑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
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寘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

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
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亂死季以此自
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
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
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寡損生
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
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寡善逸
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
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
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
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
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南甫曰養生之論覺者不可不察也妄親焉使恐觀者絕人倫耳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雖之而已。勿墮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言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虛

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於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謂養。闕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万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

送死之語至
好笑

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椁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

以政以放高
而為直人行
節折之語又
斤醜也世樂
極哀生如時何
敢作養生事
年言宜節
也若知是以可
笑耳

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老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北房數十皆擇雉齒媵佳婿吐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媼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

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
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
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十子子
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
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
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
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
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
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
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
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
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
患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
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
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
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

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
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
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
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
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趨成封累土便築糟立臺是也媵媵美女也
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
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
忍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

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
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
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
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技太
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術乃被髮登廁
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
故爲此論然禍禍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
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取爲而
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備

道徒寧所
欲乎

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
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
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闖其論而
又為後人亟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辨其
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
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
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
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

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
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
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
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
十氣幹槁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
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
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
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至為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入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
歛其資而葬之衆意取驚者言衆人則以為驚
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
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

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
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
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
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

二話論雖
薄而又理
好美

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
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
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取見既聞與所更歷
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
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揚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
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
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
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
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不
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
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

道可惡
亡天

之取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者，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者，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太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爲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爲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

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問尹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揚朱弟子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

鈞不才禪位於禹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鯀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

感感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違遽者也凡彼四聖
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
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
矣然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
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
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
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

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
之弗知此與株塊矣以異矣彼四聖雖羨之所歸
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
為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遽者也遑
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
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
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言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流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

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太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

以上五段識
証聖人而引
己之道也

資物以為養生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取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生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子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

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取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

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珍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飲水，自以

此段者所貪
志者所已畏
之語甚妙也

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騰。軀圓急，一朝處以柔毛。縑幕爲以，梁肉蘭橘，心痛切。體煩肉熟，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作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僊矣。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手法之刑戮也。適人者，適天而符理之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

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瘡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

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
此語却有意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
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隙室綿纈狐貉顧其妻
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
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切於口慘於腹衆
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
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
他也緼麤破鹿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
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
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芥菜而為羹也萍子亦
菜之類也蜚齧也嘶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
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平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

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

此改言妙如神也實可為高論矣

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老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丕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園子老

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
止豈二師之言果能戒賓外也然則名不得
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
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
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
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
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
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焉得而去之雖欲外其
名焉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

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
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
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
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
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
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
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

此段自然
妙語可
愛之美
也

掇其首十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
可直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
列子顧而觀影形在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在
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
後而處先闕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
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
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

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
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
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
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
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
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

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
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
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
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
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
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
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
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

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
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
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
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
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
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
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
驗之事也自古法主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
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殿其

不好

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
合豈前為諛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
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取為問道者為富今得殊亦富矣安用道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
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
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
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

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
已則是為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豎亦似
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
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
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
其所以然

語好

其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
子曰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比道而勿忘也然中
而知其中則非取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
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
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
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
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

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
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
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
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
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
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
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
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

好話

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宋人有為其君以至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宜戒後人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樂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奸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世間實如是也好笑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

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亟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二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

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即曾而讓施氏施氏曰
 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
 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
 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
 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自前
 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

官刑者使人
 人截五芒也
 刑刑者使人
 斷足也

代當伐乎

初無定取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
 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
 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
 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
 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代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
 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
 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郟乞逆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

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摘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

此段見黃帝之篇頗全似誠實之好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
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
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
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
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

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註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
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
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
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
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
之太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
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
知其難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

列子下

卷八

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涸澗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

溜

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

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
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
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爲道至爲者
道也直爲不足以盡道必無爲而後爲道若以
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
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己
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
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
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

書也必矣

雖論正不
不好然又
非惡之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
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
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
溷更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
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
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

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釋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一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颶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愛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

昔道得
妙字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拈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

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
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
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
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
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
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丁壯者皆垂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
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

凶未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
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
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
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
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
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
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
放

以段前施
氏之二十之
語意全似
大者貞少賜
口之異年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
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
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
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
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不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躡躑臣之子
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
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
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
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
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夫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龜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亟見不見
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

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暴，天下之馬也。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強蹶者，無迹也。檐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意極深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此段甚佳，宜板味。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
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
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
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
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
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

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
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太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
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去之
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
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
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
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

與盜力爭既而不知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
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
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
也使以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藁
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
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之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
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

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槍計蓋切魚而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

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

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慍客巨切於天

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

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為

勝負也槍魚者嚴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

矣思之
甚可嘆

兩者以為擄魚之來，劉毅之爭，臯盧是此類也。
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鳥適墜腐鼠而中樓外
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
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
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懂立，勇名也。等倫，俠客
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之盜曰立，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
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立也。爰旌目

曰：譖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
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嘔也。然遂伏而死。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
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
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已後生之小兒
能為此語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
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
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
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
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臙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已而至
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
者此意亦佳

揚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

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
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
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
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
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
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追之
揚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眾鄰人曰多歧路既

此段如却向
芒原而立
臨大澤而望
意更恍惚

列子下

學者宜
間寂得味
道之妙理
於此以章
止至矣噫

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豈亡之曰岐路之中又
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戚然變容不
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
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
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
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
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
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

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
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墨糧就
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
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
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
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
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
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
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
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
之不一揚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
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
也因學泐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遠其初失其
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本
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
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
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

言甚妙也

况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
展轉譬喻以為開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揚布怒將扑之揚朱曰
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緇者使汝狗白而性黑而
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物所
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
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又大佳矣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已去名而後可也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

取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取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

恨今世之人主
無獻此語者
乎可嘆人情
已得鳩之甚
胡為後世不
如簡子之客

喻甚佳。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邯鄲之民以正月之且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好話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蠶虻，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木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螻之類是也。非相為而

大笑奇也
而理奇也

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
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丞也眾莫之與

遂適田氏之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

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

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

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墮聞

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歲之密數其齒
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
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瓊筭亦此意

得好笑

人有枯槁樹者其鄰父言枯槁之樹不祥其鄰人
遷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
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

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

美也

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
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白絕豈可哉。二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亦竊鈇也。顏色
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
俄而拊音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
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
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
喻甚得世情之微。

近人情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銳張割切策上貫
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鄰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堵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
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銳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堵
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
知，即太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夜寇而之市，適鬻金者之

人情已然

列子之八篇
雖每篇有正
理迂誕恢詭
放逸之異語
既有所明焉
然至于其有
佳語深淵奇
絕非能所諸
子之備也而
莊列之書凡
使人開卷感

其終乎也予
至誦此書其
篇其句為
羈精神笑遂
以一行語冠其
頭見者幸勿
笑焉

南甫主人
蘭明

所因攬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攬
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攬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大山也言

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

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

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辨就中數段

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

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

能辨之
大尾

列子庸齊口義卷下

慶安五年壬辰初夏

崑山館道可處士新刊

乙未之歲玄臘十三黃晚炊後開
卷至薄暮附朱了今日家內依
本朝之恒例拂堂宇之積塵拭窓
楹之舊埃以待新年換舊看新之
喜也此日滿堂氣氤埃散漫故入書閣
之中於此看御寇之書合部終之
御几之筆號奇哉金子漫書卷後

恭
四